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魚千里齋隨筆

李漁叔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雲

發行人：李

振

華

台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一二六五九號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魚千里齋隨筆

克齋題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古者史雖稱官。然以世守。而其人又必執中守正。典之也久。儲之也富。所習聞天下掌故多。道術備。苟有魁桀之士起。本其閎識孤懷。以次其書。乃足以通天人之故。達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太史公書所為獨絕。而范班兩書具體而微。其規模亦尚足觀者也。自陳壽佳傳。魏收穢書有作。而史德無可言。自國史非世守。而史之為史。乃若記傳。而史之才學識。皆無由見。恢奇之士以史之不足憑信也。乃往往本其見聞所及。旁及學術。為雜史隨筆。以發其微情。而世之重之。乃過于所謂正史。昔溫公撰通鑑。多取資雜史小說。其不以此也哉。吾友李子漁叔。振奇人也。懷才負異。既不克有所見。乃以歌詩發其牢愁。歌詩所不能書。近復就所聞見並世名公。鄉邦碩彥。軼聞舊事。旁及學術藝事。次為魚千里齋隨筆兩卷行世。而贅余為序。余以其書雖號隨筆。實雜史之流也。其辨章學術。題品人物。闡幽表微。搜玄攬要。蓋國史志傳之先導也。異日有涑水者起。意必有取於斯。殆可決也。讀者觀於君籍

魚千里癡隨筆

序

二

舊聞以發其文。懸孤情以寫其抑鬱不平之氣。亦可想見其人矣。戊戌重
九福州曾克嵩

玄亭載酒之餘。試院煎茶之頃。國中耆老。時接雅言。宇內勝流。率殷清慕。或虛前王後。聲交應於雁行。或枚速馬遲。文各矜其鴻寶。雲泥靡隔。縞紵相歡。亦云盛已。世難紛集。朋簪寔疏。會值播遷。益嗟離索。而遠棲碧嶠。重整黃圖。乃獲與辭采冠一時。心儀踰十載之漁叔先生。傾蓋北臺。聯鑣東閣。則又未嘗不引為平生之大快馬。漁叔少讀樞書。上恢門業。小冠自異。有杜子夏之高風。喬木如新。是王壬秋之故里。五鹿折角。窮經明治化之原。一鳳揚聲。餘事擅篇章之妙。其為文也。楚豔漢侈。綜美於前修。其為詩也。庾清韓豪。兼工於衆體。五色濯江頭之錦。四時飛筆底之花。秀氣靈襟。巧心妍手。求諸冀北。已告空羣。眷此斗南。宜推獨步。頃復抽其餘緒。撰為雜篇。顏曰魚千里齋隨筆。裁量古今。品藻人物。舉所見所聞之事。紀不支不蔓之言。間涉祇祥。絕殊齊東之野語。卽論文字。直勝池北之偶談。余披覽既竟。因謂漁叔風標似鶴。咳唾皆珠。郵雪妙聲。詎巴人可企。夢華新錄。視孟

氏尤賢。漁叔遜謝有加。序言是屬。且曰潤色鴻業。寧敢後人。樹幟駢
林。當以讓子。是知昌黎雙鳥之詠。叔度千頃之波。淵識孤懷。又非流
俗所得窺其涯際者矣。余病文士相輕之習。感故人見待之誠。寓目弘編
。綴辭末簡。萬言倚馬。爭看李白之再生。一曲移人。儻許成連為同調。

成惕軒

澹菊明微館，爐煙寂，鑄奇人據珊紫。○玄亭載酒，歌鬟畫壁；兩京名滿
○愁烽漸蹙毫霜，臙斷寫，瓊瑤寄怨。○總暗惜，紙貴蠻坊，頽瀾故國誰
挽。○殘疆萬感棲遲，衣冠恨別，前事烟黯。○新蒲綻筆，秋榕變雨，歲
華驚換。○扁舟甚日歸去，怕住久，瀛波又淺！緞古歡，浴夢蟬香，篝燈
自辨。

漁叔以近著魚千里齋隨筆屬題漫呈宴清都小詞乞教

江絮生時同客臺北

魚千里齋隨筆目錄

序	一	序	一
序	二		三
題詞			五

卷上

彭剛直韻事	一	記黃季剛	二一
趙澗園先生	二	宋平子別傳	二四
再紀趙澗園先生	四	宋平子學術紀略	二七
李國良傳	六	紀喬大壯	二八
林公鐸別傳	九	喬大壯遺墨	三〇
劉師培別記	一〇	波外樂章題後	三一
劉申叔學述	一三	紀清道人	三三
泛論文筆	一五	王調甫與猛悔樓詩	三六
紀陳含光先生	一六	記陳伯弢	四〇
論詩之情與意	一九	尊行日記書後	四三

姜白岩之考註學與詩	四六	齊璜詩與印	九二
書瑞安陳黻宸軼事	四八	湘潭黎氏	九三
瑞安孫氏父子	五〇	述印	九六
散原詩	五一	黃公度及其人境廬詩	九九
記朱九江先生	五二	論人境廬詩	一〇三
求闕齋別記	五四	松鶴圖	一〇六
沈夫人乞援始末	六七	憶秦習冠丈	一〇八
記譚文勤軼事	七〇	羅劬庵先生	一〇九
記升文忠與樊山事	七三	憶曹孟父	一一一
唐纒衛	七五	憶兩故人	一一二
曾剛父	七六	浙游朋舊追紀	一一四
黃晦聞	七九	詩人節在彰化	一一六
梁節庵其人與詩	八〇	略述台灣樂社	一一八
康梁漫錄	八三	梁鈍庵別傳	一一九
記康梁聯語	八七	大潛山房詩與劉銘傳	一二二
記齊白石	八九	劉壯肅補記	一二八

記霧峯兩詩	一三一	記「綺窗餘事」	一四三
紀林幼春	一三三	臺灣閩秀詩	一四五
紀莊太岳	一三七	鄭延平三世紀略	一四七
邱倉海與施澧舫	一四一	紀劉國軒	一四九
愛玉凍	一四二	朱一貴始末	一五一

卷 下

吳彭年與姜紹祖	一	記徐又錚	一八
紀蕭瑞芳	二	吳邵芝與所作聯	二〇
紀謝培樵	五	記陳沅	二三
記林長民	八	張齋庵	二四
書羅典事	一一	張沈韻事	二七
羅典軼事補記	一二	書松陽葉高瓚	二八
道州何氏	一四	耒陽令	三〇
泰和蕭氏	一五	雪獅子	三一
記賀六橋	一七	李蠻牛	三二

楊花岩	三四	段合肥與奕	六八
岑生	三五	記劉建藩	六九
清風亭	三六	裴景福	七一
左文襄軼事	三七	二陳湯	七二
雜記左文襄軼事	四一	馬弔	七三
王湘綺散記	四二	王九	七五
湘綺散記補	四九	儉夫	七六
紀張烏石	五一	刑幕	七七
紀湘潭械鬥案	五二	迂儒	七九
湘劇雜拾	五四	走私	八〇
書院與粵省人文	五七	幼聰	八二
略談詩鐘	五八	妬婦	八三
鐘聯述要	六〇	周氏子	八五
聯語五則	六一	周二勺	八六
新春記聯	六四	醉鬼張三	八八
胡文忠二三事	六六	談技擊	八九

紀王顯齋	九〇	陶八牛	一〇九
榮某	九三	記龍錫慶	一一〇
平江不肖生	九五	敗子	一一三
記柳惕怡	九七	紀夢	一二四
紀歐陽樾庵	九九	撮記虛雲禪師	一二六
周仲平	一〇二	軍閥餘話	一二七
蛇異	一〇四	譚長公別記	一二三
談狐	一〇六	談龍	一二七
鷄點穴	一〇七	龍與蛙	一三〇

附 錄

張魯陶丈八十四壽言	一三二	劉慕曾家傳	一三八
微芬室聯存序	一三五	序王德薰所著書	一四〇
李商隱評論序	一三六	瀨波哀辭	一四一
芹香燕喜圖記	一三七		
跋			一四四

魚千里齋隨筆

湘潭 李漁叔 著
金門 張作梅 校

彭剛直韻事

彭剛直公玉麟爲先曾祖韻圃公畫丈二梅花大幅，意態雄傑，結構特精。題詩云：「春風澹澹影悠悠。玉笛橫吹月滿樓。誤逐塵埃三十載。至今飛夢繞羅浮。」公所自作也。百年來，紙墨如新，家居時最寶愛之，今不知流落何地矣。聞先輩言，公每畫梅必自撰一詩，無一雷同者，而句意必有所託，據云皆爲一女子名雪梅者作。觀公自署「梅仙外子」；及另有畫梅題句之一「我是西湖林處士。梅花應喚作卿卿。」等，大抵無慮數十百首，深情繾綣，徹骨淒馨，則是花是人，無二無別矣。

雪梅爲公戚串家女，青梅共弄，託愛誓年，及長，以格於母命，別娶鄒氏，遂發願寫梅花十萬枝紀之。及後公貴，鄒夫人已卒，復與雪梅相見，並於家衙外築庵迎其住持，時雪梅已削髮爲優婆夷，頽然老矣。王湘綺作公行狀有言及鄒夫人事大略稱：「夫人以樸拙失姑歡，自公太夫人卒，遂與公不相面」云云。舊時婚媾，往往全不出己意，大都結局悲涼，不僅公所遭如是也。

公爲諸生時，有同邑雷孀楊江子春，設典肆於耒陽，以子幼弱，家無壯男，聞公豪健重

然諾，請往經理其事。公至來陽見坊市無賴聚積，多謀不逞，又歲荒，度必亂，因於年終大書榜肆門，令貧民會質衣物者，就庫持券取去，不實其本息，且另散錢眼饒，耗財物無算，一肆以爲狂，競告子春，以彭秀才所爲非盡折閱不止。子春但笑曰：「錢已用，可復還耶？」竟置不問。未幾太平軍起，未陽土寇蜂起肆劫掠，他處皆蕩然，獨相戒不犯典肆，公以此從容收資本還報主家，當時有識者論公以一貧生爲人主出納，視其財若己有，放散無所顧慮；子春平日最謹於財，以任人之專，耗累數千金而無幾微吝惜之意，至絕不問其出入，皆可謂豪傑人也。

公領水師與太平軍力戰，復小姑山，山近處舊有彭郎島，公爲詩云，「十萬舟師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此爲生平最得意事，詩亦爲當時人所傳，而所難得者，恰有此地名，以切其姓氏耳。衝波血戰，乃成此風光旖旎之詩，猶想見其橫槊高吟時也。

剛直肝腸如鐵，世稱烈丈夫，而不乏掃眉知己，且春風詞筆，復若不似其爲人，故連類書之，亦韻甚矣。

趙澣園先生

湘潭周氏，善擇婿，東牀之選，前有湘陰左文襄宗棠，後有同邑趙澣園先生。先生吾師也，諱啓霖，字芷蓀，晚自號澣園，短軀方頤，貌微黔，雙瞳奕奕有光。性端重寡言語，年

十三，應童子試，封翁親擔簦送之往。中途；遇一華服乘肩輿者偕行，屢目之。少頃至村肆小憩，乘輿者呼翁前，問曰：「童子何人，今安往？」翁以告。乘輿者曰：「我岳衝周氏行九，適見賢子骨相非凡，故欲一談。」因揖翁父子就坐，且命肆中具饌共食。翁知周爲里中富室，謙辭乃坐。周與先生語移時，謂翁曰：「賢子大器也，年尚幼，不必赴試，宜就名師再讀數年，今可從我歸，此後賢子所需，一切皆我任之何如？」翁曰：「幸甚。」

先生在周氏塾中，與周二子及一甥共讀，其年冬，塾師解館去，先生仍留讀書不輟。寒夜與同學數人圍爐，周氏兄弟約共聯句爲戲，令各綴五言詩一句，每句中應具五物，須四大一小，違者罰之。周氏兄作首句云「樓閣廳堂廁」，其弟應曰：「鼃鼃蛟龍鯢」，次至甥曰：「簞簞疊檜爵」，衆稱善。最後及先生，默然久之曰：「趙錢孫李周」。諸人皆未喻其意，徐乃悟以此尊己而諷周也。遂大歡笑！此事近人凌霄一士隨筆曾載之，而不甚詳，周氏弟名藥生，早入學，亦有時名。

先生年十七入學，才名藉甚，張燮鈞學使觀風湖湘，考十縣生童，題爲「韓偓登壇拜大將賦」。先生試冠軍，學使奇賞之。其文首四句爲「釣竿高擲長淮浪，九天旗鼓眞玉帳，長驅四海從赤龍，重瞳不光暴秦喪！」曾傳誦一時。詞筆高華，非弱齡童子所能，當時老輩稱其才，謂不減唐之王子安云。先生旋領鄉薦，成進士，入翰林，年才踰弱冠耳。

再紀趙靜園先生

趙靜園先生既入翰林，官編修，旋考授監察御史。時親費用事，賄賂公行，黑龍江巡撫段芝貴，斥十萬金爲女伶楊翠喜脫籍，以獻振貝子，士論譁然。先生遂上疏論列其事，段芝貴以此革職，先生亦幾得禍。

先君翰屏公方官內閣中書，與先生同寓北京南橫街圓通觀。總角論交，素相善也。奏未上時，先生蹀躞室中，通夜不寢，先君怪之，往詢其故，乃曰：「適擬草疏劾段芝貴，而辭連慶親王奕劻，恐禍不測。生死原置度外，惟家貧，老母在堂，恐貽親憂，以是未決耳。」後數日，復謂先君及羅提學順循曰：「昨彈章已上矣，倘免論死，當負戈遠行，老親乞公等顧存之。」

章既上，所論大抵不誣，不得已予段顯斥。而廷議以先生小臣，詆斥親王，大不敬。初擬遣戍，繼有樞臣爲言，改革職永不敘用，先生聞命，即襆被出都。將行；御史江春霖趙炳麟先後上章言趙啓霖直諫，不宜斥退，乞收回朝命，不報。

先生回籍未幾，奉命起復，授四川提學使司，在蜀中號得士，而廉勁最爲時論所稱，以與川督趙爾巽不洽，告歸，居鄉，遂不復出。

先生工書，初學曾文正，幾可亂真，後改習山谷，參以北海筆法，體勢一變。其用筆直

起直落，挺秀無比，尤善爲詩，思致婉美，卓然名家，有滯園詩文集行世。民國二十六年春，年八十，清健如恆，一日晨起，忽告家人云：「速具湯沐浴，今日我將遠行。」問何往，不答。及浴竟，易衣坐廳事，召其夫人及兒孫長幼十餘人悉至，命環跪宣佛號，先生素不信佛，衆莫測其意，姑如命爲之，少頃，曰：「可矣。復索筆書一聯於案，竟端坐而歿。」

余時從軍閩西，聞耗哭之，旋歸里聆先生謝世時狀甚詳，且讀其聯，亦尋常語，了非禪悟，而臨命之際，神識湛然，去如脫屣，未易測也。

余年十六，值先生六十誕辰，記撰一聯爲壽云：「艱貞以所南臯羽自期，壽世無如名節好；清介與恪勤文肅相埒，立朝更有諫書存。」恪勤爲陳鵬年石村，文肅爲黎培敬簡齋，皆邑人以廉介立名節者也。先生頗賞此聯，命懸之以示坐人曰：「聊重童子手筆耳。」其明年，先君命執贄先生之門，從授文章義法，兼學爲詩。

先生隱居昌山，署其廬曰滯園，距余家百里，余冠歲再謁先生於寓廬，呈詩三首云：「重許樞衣上禮堂。問安親爲捧壺觴。鹿車借隱春先到。鳩杖扶顛髮未蒼。杜宇飄零餘陸步。靈修浩蕩鑿孤芳。柯亭回首東華路。一角觚稜戀夕陽。」「四海朝陽聽鳳鳴。更聞一笑比河清。乾坤秀氣收詩卷。風雨閒宵憶舊京。燕市酒酣驚代謝。昌山日暮看雲生。週旋場圃談經地。只許漁樵問姓名。」「故交四紀尙如新。先輩風流老逸民。三世肫誠公及見。百年興廢跡俱陳。疏燈矮榻情逾摯。殘劫餘生語倍親。花老山深讀書處。草堂櫻筍饒濃春。」

詩既寫呈，先生旋即賜和，其詞爲：「萬壑雲中着草堂。偶因吾子一揮觴。喜聞襟抱凌凡近。况讀詩篇入老蒼。杜宇聽來如有約。醪醑開到尙能芳。塵髭衰髮猶矍在。目共歸鴻送夕陽。」「出谷鶯聲記一鳴。當時海宇尙澄清。家風屢世知庭誥。官轍頻年伴帝京。夢裏交親同水逝。樽前談笑又風生。人間俯仰成今昔。直北關山不可名。」「崢嶸意氣發硯新。奮袂康時要俊民。平仲遺書能不負。陸機世德尙堪陳。橫流蕩蕩來何極。絮語依依久更親。聞說元亭時問字。綠楊深處兩家春。」

右手稿恒珍存之，歷時卅載，雖久付秦灰，而默誦之不遺一字，以名賢遺作，特紀之於此，若鄙製稚劣，則削稿久矣。先生軀幹短小，雙瞳炯然，平居寡言語，與人接或終日不出一辭，至其講論文藝，則詞辯颯發，而文筆尤爲敏銳，有如宿構，曠世之才，不易觀也。師門恩澤，未知報稱何時，流轉江湖，俄焉老大，其愧負於吾師者多矣。

李國良傳

李國良字兆彬，本名秋生，長沙東鄉人，家貧，兄樹彬勉就學，一家齋食供膏火，兆彬遂廢讀。年十三，父令學爲巫，從里中道士習符籙，未幾棄去。爲人口吃，又體幹長大，敝衣赤腳蹣跚行，羣兒侮笑之。方暑，家無坐處，李氏故聚族居，有宗祠在近村，兆彬輒就祠案支足臥。偶從廢篋得史記列傳殘本，反覆讀，略解其義，復就宗塾假字書置側，遇難字，

隨手疏記，寢饋詞宇，每日僅歸一覓食而已。積數月，史記列傳皆成誦，易讀他書，寓目即了了。乃更借讀經傳文詞之屬，遂貫串史事，漸能文，父怒其失業，且作苦，不暇顧也。居二歲，學益進，而樹彬從陸軍小學卒業歸，方冠，以貧故，急欲覓升斗贖家，其明年應升學陸軍軍官預備學校，遂擬不赴。兆彬忽前請曰：「進取之路固在，棄之可惜，盍不以兄名假我，往應試，倘獲雋幸甚，否亦餬口四方，免坐困也。」樹彬斥之曰：「無論學術須積數年力，豈一朝躡等可致，且汝幼失學，敢妄觀耶？」兆彬乃呈其文，兄始驚自以爲莫及，遂就應攷科目，授以大凡，兆彬絕慧，進愈銳，樹彬意乃決，頻行，遍告諸同學之赴試者曰：「吾家苦貧，今輟業獨力支門戶，自分淪棄，不得已以家弟襲吾名應試，弟幼，亦諸君弟也，願略跡原情，始終護持之。」樹彬爲人素誠厚，爲同學所重，兼憐其志，皆曰「諾」。於是兆彬遂襲兄國良名往。

及應校試，文題爲「卻穀論」，兆彬通春秋，嫻習題義，草數百言，詞意甚偉，校長某君得其卷詫曰：「是文何乃神似司馬子長？且辭義發舒，良將才也。」拔置第一。某君精兵略負盛名，於諸生中獨愛兆彬，每召見訓勉，禮遇優渥。兆彬發奮成學，於中外諸兵家言，通曉條理脈絡，較其短長，默運於心，每出一義，輒精當，同列無出其右。年餘，校中選派留學考試，兆彬復第一，以公費生，送日本士官學校，習輜重兵科。

兆彬在日本學成歸國，即赴粵入第六軍，任黃埔軍官學校教官，繼領兵爲團長，擢教導

師師長。民國十六年北伐，改任第六軍軍官學校教育長，長沙第三分校教育長等職。

是時兆彬長身鶴立，疏眉朗目，顧視偉如，尤精戰術，自中國歷代兵法以及歐西各國名將戰略戰術，靡不通究。平居口訥訥若不能言，當其攝衣講席，爲諸生指授，音辯清亮，辭條暢發。其舉戰例，必爲探尋原委，始則乘流導源，汨汨然若暗水細泉，沿谿傍山，蜿蜒鬱紆而下，及其穿澗度峽，衆匯交合，莫可拘遏，排空拍天，極汪洋浩瀚之觀，以奔注江海，而千櫓萬艘之勢皆具，聆者莫不墜，且且暗者，又莫不凝聽寂視，豁然而洞達也。諸及門魁偉之士，或取將帥，樹名業，最下亦拾緒餘，擁臬比，抗顏爲人師。

北伐告成，南都底定，兆彬授中將，被任爲訓練總幹部轄軍兵監，兼轄重兵學校校長，襄勸課士，績效益宏。兆彬自起孤童，至是日漸通顯，於微員下士，多所識拔，寒峻踵門上謁自通，亦降意相接，視其材藝高下，教誨扶掖之，人人各如其意以去，皆自謂：「李君厚我」。民國二十七年秋，奉派赴西安視察軍務，抵行營之次日，敵機大至，兆彬避之地道，彈落，洞口摧陷，竟窒息死。

吾始負笈東渡，才踰冠齡，以友人吳聲鎬之介，謁君於南京紅紙廊，一見卽蒙知愛，忘年略分，如平生歡。後此輟學流離，間一就君，如遠遊之歸其鄉。嘗從容待談，縱論當世，間及文章雜藝，恒達且忘倦。或正相對絮語，見窗紙漸白，君失笑曰：「又破曉矣。」乃起入臥內，睞睞之情，雖昆弟骨肉不爲過也。吾少年時，孤學無援，君爲綢繆計慮，周畫其生

事甚備，遂稍自振拔，自君之死而濡沫之計窮，悲夫！君於事獨見其大，知微慮遠，度越流輩，嚮令克永其年，不爲僑壓，於潢池盜亂，或能殫竭智慮，以少紓國家之憂，卽不然，亦建旗鼓死烈耳。方君始生，若幽隴處於蕭艾間，奇芬酷烈，終不自闕，而竟摧折以滅，則造物之生才，其果有意耶？抑無意耶？

林公鐸別傳

清季兩浙以學術顯名天下者，有德清俞樾蔭甫，餘杭章炳麟太炎，瑞安孫詒讓仲容，陳黻宸介石，林損公鐸。公鐸最晚出，介石先生之甥也。

公鐸之爲學，沉潛英鷲，黯然而益章，不以阿世取寵爲能，信乎中國儒家之正脈也。而當時別有一種新銳之說，挾雷霆萬鈞之力而馳，以掃空前世，橫絕萬彙，風氣所被，莫能遏也。獨公鐸挺身立於逆流，以相推排。民國二十三年，方主講北京大學，諸老師宿儒漸被厭薄，傳將解聘他去，公鐸大憤！留書誚讓，詞旨激烈，遂拂袖去，天下義之。其去也，蓋若摩天勁鶴，飛空絕跡而行，諸生至遮道痛哭，終莫可迴。然自此醇風樸學，日就淪亡，消長之幾，於茲略見矣。

介石先生以名進士爲當世鴻儒，同里林君養頤少從先生遊，乃妻以女弟，生二子，長曰辛，次卽公鐸。公鐸生而母夫人罹產難卒，舉家痛而棄之。介石先生收取去，予其適鄭氏妹，

遂爲從母鞠育成人。年七歲盡畢五經，稍長從舅氏受業，英姿異稟，獨運兼賅，遂乃吐納百家，提衡儒釋。其文章淵懿，名理粲然，抗跡淵雲，遙遙千載。弱冠攝衣，爲太學名師，並時賢彥，如劉師培黃侃黃節吳梅張爾田之倫，咸交口推服。始與桃源宋漁父交最深，及漁父被狙擊死，哭之痛，由是絕意仕進，講學以終。自民國二年主北大講席，以次歷任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而在北大爲最久，先後踰二十年。二十九年秋八月以疾卒於家，年五十一，奉國民政府明令褒揚。遺著經弟子姜紹謨黃建中編記者，分三類都四十餘種。其論學謂人事代謝，非篤倫無以持其紀，主倫者我，真我曰心，故惟善可以立性命之根；惟靜可以致中和之本。由是以體會之恕，行墨之仁，循莊之齊，究老之真，觀列之化，終焉以建孔立極爲歸，此其學術大略耳。

余所善林尹景伊，公鐸之猶子也。讀書講學外，手不離酒杯，稍稍規之，對曰：「少日侍飲仲父，遂耽麴蘖，不能禁也。」因與對飲，酒酣，得從容飲聞公鐸生平學行，慨然慕之。公鐸醇粹貞白之儒，高標獨立，詆世儒爲不學，視趨時爲大恥，其浩然去留之際，蓋有無窮隱痛，蘊而莫宣。終至促齡酒樽，埋憂地下，豈惟學風日變，而世亂隨之，悲夫！

劉師培別記

清代以樸學度越前世，皖江諸師與蘇常之儒，華實相判，而合其流於揚子江，自儀徵阮

文達元，以達官告休，耽精經術，攷析今古文同異，奄有東西兩漢之長，盛藻名芬，沾溉一世。逢掖之儒，乘流崛起，同邑劉氏三世傳學，以經術發名東南，均治左氏春秋，於清道咸同光之世，列傳國史。至師培遠紹宗風，昌洋前業，年踰弱冠，蔚爲海內魁儒，雖淵源所自，特懋聲光，而異才挺生，要爲稀有。

師培字申叔，早孤，母李夫人親授毛詩爾雅說文，目十行俱下。中清光緒壬寅科舉人，年才十九耳。會試不中第，以家貧遠遊，從友人江都王鍾麟至上海主警鐘報，爲文譏砭時政，旋任國粹學報編輯，皖江中學教員，倡民族革命，著書數萬言，名大震，遭黨禍走日本，變姓名爲金少甫。民國五年與康心孚重組中國學報，明年，任北京大學教授。

始師培冠歲，於會試歸途至滬，晤章炳麟太炎及愛國學社諸人，論革命相沆瀣。其年歸娶，偕其妻何班復至，何班入愛國女學肄業，師培則易名光漢，著「攘書」，昌言排滿復漢矣。久之，有人誘何班，強師培詣端方陶齋幕府，一變其素志，時論詫之。袁氏將竊號，師培則又入籌安會，上表列名勸進，譏者譏其內熱，至詭隨流俗，末路不終，實則師培懼內，籌安諸人，以重金賄何班，覘持至此，非其本意也。聞張溥泉先生舊寓北京時，某夜師培匆忽至，喘息未定，倉皇四顧，甫坐，聞叩門聲，驚曰：「吾妻何班至矣！」立抱頭趨床下伏焉，少選，知叩門者非班，溥泉先生大笑曳師培出，猶戰戰也。溥泉夫人崔震華女士，嘗舉此事以告林景伊，景伊爲余言之。

據師培叔父劉富曾所撰「亡姪師培墓志銘」末云：「配何氏，爲余女夫揚子何家駱妹。」則知何班爲師培舊姻。又云：「何氏艱難，中間相從，武昌戎馬，保全先著稿本，蠶叢崎嶇，淳夫蜀道，今者嫠室哀吟，苦空澈悟，爰訪名山，將爲比丘尼終焉。」據此，班之於師培，亦差爲不負矣。

清乾隆初葉，儒士爲學，尊漢而薄宋，其所張之漢，爲漢之東京。至乾嘉之際；有所謂西京之漢說興，而今古文門戶復立。今文者，大抵皆伏生高堂生等所傳諸經，爲本諸記憶及口耳相傳之師說。古文則爲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諸壞壁中之各種經籍是也。時當秦火之餘，故殘缺若是。西漢經師，於古文經傳，多不置信，謂爲僞書，撰不得立於學官，其所立五經博士，皆今文家也。西漢季世，劉歆仕於新莽，雖獲置古文博士，然不久即廢，直至東漢後，學者厭薄今文家陰陽災異諸說，始共重視古文。東漢經師如賈逵、許慎、馬融、服虔之倫，並以古文爲宗，至鄭玄乃兼採今古文，而自成一家之書，此今古文遞嬗之大略也。

儀徵劉氏以治左氏春秋爲其家學，故師培初亦尊尙古文，而力攻今文家。其時并研廖季平南海康長素主今文，治公羊，倡孔子改制之說。師培著論詆斥之，更進而駁正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魏默深諸今文師說，議論與餘杭章太炎相齟齬合無間，太炎喜甚，嘗致書師培謂：「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契同針芥，莫逆可知。及後與相齟齬，至貽書孫仲

容以乞調停，書中有云：「儀徵劉生，江淮之令，素治古文春秋，與麟同術，情好無間，獨苦年少氣盛，喜受浸潤之譖……先生於彼則父執也，幸被一函，勸其勿爭意氣，勉治經術，以啓後生，與麟戮力支持殘局，度劉生必能如命，縷縷陳述，非爲一身毀譽之故，獨念先漢故言，不絕如綫，非有同好，誰與共濟……」等語。及師培流落西川，蹤跡懸絕，太炎乃約蔡鶴卿遍託上海各報寄聲覓之，並勸其東下，太炎高視羣倫，獨於師培拳拳加厚，降意如此，非無故也。

師培精思冥悟，其於羣經，廣徵兩漢經師遺說，左右采獲，由聲音以明文字之通假，按詞例以定文句之衍奪，而又廣搜羣籍，遍發類書，審其同異，歸於至當，遂使古書堅城盡破，業績爛然，信可以凌駕一世已。師培體弱，在北大時，病瘵已深，旋即謝世，年才三十有六。

甯武南桂馨佩羣斥資數萬金，彙刻遺著七十四種，於其述作，搜攬靡遺，師培爲不朽矣。二百年間學者才豐算促，以孔巽軒、董方立、何願船三君爲最著，皆不過四十，蘭膏自灼，量限於年，師培亦其亞也。

劉申叔學述

論衡言「博士弟子郭略，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殞於燭下。」此由才不副志，英華

內竭，遂乃銷鑠而亡。近世儀徵劉申叔溺志羣籍，抽心祕文，疾疢纏身，神勞算促。然而等身述作，經術無雙，蔚此奇馨，磨肌不滅，則又與朝榮夕瘁者異矣。

經傳今古文之辨，前記已略舉大凡。就春秋左氏傳及公羊穀梁三傳言之，則今古文之鴻溝立判。公羊爲漢初胡毋生董仲舒口誦手寫而傳，與伏生所傳之詩書，並號今文，立於國學。左氏傳則與逸禮、尙書、孝經、論語等出孔子故宅壞壁中，並謂之古文。劉子政子駿父子尤好左氏，桓君山新論稱其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子駿至屢請建立左傳於學官，與當時諸儒博士爭論不得，而移書太常責讓，謂其「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者也。今文家乃逕斥爲僞書，清季廖季平康長素崔觶甫等，更承劉申受龔定庵諸家之說，謂春秋左氏傳，爲劉子駿取「左丘氏國語」所改作，且悉舉所謂古文經典，皆目爲劉氏僞造之書，以張其公羊今文之學。

章太炎氏素崇子駿，排詆廖康，於經術專主古文，適以申叔四世傳經，用治左氏傳發名東南，所見盡同，遂相沈滄。太炎謂君山親見二劉，新論所稱，語當可信，以此證左氏並非子駿贗作。申叔廣徵古義，獨紹微言，讖論尤爲颯發。曾先後撰「漢代古文學辨評」及「非古虛上下篇」，以駁廖季平之今古學攷，與康長素之新學僞經攷。並申論孔子無託古改制之事，其論定一說，必旁推交審，抉發隱微，以鉗今師之口，辯證精博，雖百思莫能或易也。當時太炎致申叔書，嘗自稱「劉子駿之紹述者」。申叔亦署名左宣。學術淵源，於茲可見。

厥後申叔於今文家稍爲通融之辭，對廖季平宋芸子漸多寬假，論者謂其前後異趣，實則申叔之所以斷斷爭辯者，乃今文家目古文經傳爲偽造，及孔子改制之說，而於今古文經說固並無軒輊也。此其兼綜今文，左右采獲之本旨，蓋揚州學派如此，亦承阮文達之教然也。

自今文經說日盛，學者務爲新奇可喜之說，而樸學益淪，寢假陽襲攷證之名，資爲譁世取寵之具，流風所扇，不僅貽譏申叔，又豈廖季平諸人所及料耶。

泛論文筆

少時喜爲駢偶之文，由吳穀人洪北江以上學六朝，嘗於秋夜泛舟湘江，歸撰一文呈吾師趙芷蓀先生，先生謂置北江集中可以亂真。及冠遊學四方，乃止不作，今藻墨遂荒，已逾卅載。及來台灣，過陽新成惕軒，見其所爲駢文，因語之曰：「以此讓君」。記惲壽平曾睹王聲畫山水，自謂不能過羣，改作花卉避之，其意則猶是也。

江都陳含先生見余及惕軒文，有入洛二龍之譽，時與惕軒先後來台未久，自維鄙劣，甚愧其言。含光先生最工儷體文，非近代所有。弱冠曾撰孔雀賦，王湘綺賞之，語載湘綺樓日記。後作流水音賦，劉申叔以爲枚乘之亞。又作史公碑，爲黃季剛所見，稱其過於洪北江，先生曾自寫記其言，以爲能不薄於通人爲可喜。觀其所詣，則劉黃之論，固非虛美耳。

前代所稱文筆，自有其定義，凡儷體皆謂之「文」，而散文則稱之爲「筆」。儀徵阮文

達芸台辨之最詳，劉申叔承其鄉先生之風，刻意駢儷，嘗云：「天下文章，在吾揚州耳。」其爲駢文，規模六期，以攀漢魏。清世胡穉威洪北江號爲工駢體，申叔視之蔑如。蓋申叔之於文，原本經術，陳義自高，下瞰胡洪，猶爲俗格，況下此數等，專以妃青儷白爲工者乎？章太炎論凌次仲曰：「次仲工駢文，然止似文章家之駢體耳，初無以自見所學也。彼豈謂一爲文章；便當拋卻經師本色耶？」其語可與申叔衡文之意見相發，自屬高論。然文章之美，在於才學相副，若必固執經術以爲軌則，亦拘墟之見而已。含光先生推論清世駢文，以汪容甫王壬秋卓然冠絕古今，而申言儷體於用散句處，忌以八家法屬入，又對仗不宜過工，對過工則成唐以下之四六文。至於氣體音調，則非言語所傳云云：此固不可不知也。

張丈魯恂與余言：桐城文末流浮淺，而故作一種意態向人，最堪厭惡。駢體文則於今世無多用處，殆爲廣陵散矣。余則謂現行之白話文，便於尋常一切議論抒寫，自有其條理脈絡，且爲之亦更邃密曉暢於前，固遠超往昔文與筆之爲用，但文言無論單辭偶語，左右揮斥，亦得稱意而言，此自留與承學者爲之，於他學不相妨害，藉存國故，而衍文章一派之傳；倘必予以詆訶，目爲復古，則過矣。

紀陳含光先生

台灣陳君南都以三十八年己丑九月，招飲於其別業草山煙雨樓。時余方自青島來台未久

，與會者數十人，大半皆老宿，江都陳含光先生亦在座，余年才踰四十最少。主人分韻，令即席爲詩，詩成傳箋互觀，含光先生見余作，握手殷勤道意，是爲相見之始，遂時共往還。

先生奕世清華，高才博學，少時曾作「孔雀賦」盛爲王湘綺所賞。其入縣學，舉優行，計年當不過二十餘，此後卽已絕意仕進，平生不履官途，並不自民國始也。先生原名廷韓，據張百成兄言，抗戰時猶用之，至台灣後始專用別署含光二字。今代多主名號統一，又譁字筆畫過繁，其棄去不用，殆此意也。

抗戰初起，江都淪沒，先生遂陷敵中，高臥八年，杜門掃軌。其間敵僞迫脅百端，均以死自誓，卒不能屈。此外燕寧僞命，遼瀋音書，甫遞即焚，從不啓視，或有造門致候，拒與晤言，惟與敵中潛通音問，俟間卽發。外患旣戡，乃以「八年堅臥，一旦昇平」八字，榜其門前。志節凜然，可謂無慙衺影。

五年前先生體尙強健，每日將暮，必策杖徐行市郊，一夕足陷泥淖傷踝，及愈，遂不復獨遊。每遇宴集，多由公子康及百成扶掖而行，公子甚孝，教誨力學，見其門風。百成敬事先生，恩義周至，數十年如一日，尤足矜式薄俗，令人油然而生孝弟之心。

自煙雨樓邂逅先生，八年來文酒追陪，月必數見。論詩譚藝，語極精微，或意有未賅，宜之緘札，兼以詩篇酬唱，錄稿見貽，今檢行篋，猶存數十通，細雨春燈，覽之雪涕。先生性極謙謹，某次和人韻用一字小誤，余郵書私告，先生復函謂「匆匆不自檢點，應掌實二十」

云云。老輩風徽，令人欽挹無盡。余以往歲浴佛節五十生日，先生手書楹帖見賜云：「生同千佛光相兩；句敵二陳年倍高。」以后山簡齋皆未踰五十而歿。故用年倍高字，寓祝頌意也。

先生於國家，拳拳忠愛，有最使余難忘者，民國四十二年春，總統頒布「整理文化遺產與改進民族習性」一文，指示今後應以經書爲文化基本材料，並提示研讀整理方法。先生讀之極爲感奮，翌日枉駕見過，陶觴花下，談笑甚歡。隨出示所作，題爲「論讀經以成孔子爲重心」，屬交「中國文化月刊」刊載，其文真誠懇摯，全篇情感洋溢，具見忠忱，茲摘錄數節於下：

「自元首訓詞有整理中國文化之語，而及於讀經，大哉聖謨，誠今日反共之首務也。……夫人者，動物，而與禽獸異者，以其心耳。心之與動物別者，以其先義而後利耳，利則唯趨於物，而義則有以制之。……故共匪之毀文化，滅民族，必先之以唯物之論，而使人嗜利忘義，以自同於禽獸！今欲反之；則必使人知心，知心而後知義，知義而後可以爲人，而遠於禽獸。……然則欲反共，莫先於尊孔子爲重心……人人知有孔子，則其最下，已無甘殺父母之人矣。」

「今請凡小學，必使背誦孝經，而爲之講解。中學則以論孟全書約其字數而分之，以代國文，以二書文字優美而易通也。豈不勝於國文教科書之凌雜可笑乎？如是行之，則爲人之根本立矣，中國之文字通矣，孔子之爲重心成矣。雖有邪說誠行，不復能爲其所惑，二十年

後，倘猶有妄信共查如今日者，請掘吾墓以謝天下。」

此爲先生對學校讀經主張，亦爲研讀 總統訓詞之最先心得，其末語「請掘吾墓以謝天下」尤極沉痛。今龍蛇應變，喪此耆賢，覽舊篋之遺文，對新阡之宿草，而人罕之痛深矣。去歲教育部以文學獎金贈先生，最爲允當。或有以先生詩中，屢言故國，疑爲清室遺老，甚至謂其「仇視民國」，實有未安。清社之亡，先生年才三十，江湖布衣，名不挂朝籍，豈可妄擬遺臣。惟其喬木故家，代膺顯秩，其懷念先世，受恩前朝，不無眷戀之私，是亦人情所常有。前史所稱，易代之際，每多褒揚忠節，蓋以名節爲天下之公器，所以模楷後人。一姓之君，猶知逾格尊崇，何況今日。且民國爲自由民主政體，民皆自主，何取於仇視之言，先生頽然老儒，勵節海外，就使心存「故國」，跡類冥頑，猶可留範儒林，目爲創格。況其平生行誼，效忠於國家民族，險夷一節，無間始終，雖蓋棺之際，士論自有低昂，要不可厚誣前輩也。

論詩之情與意

近世之善詩者，必數江都陳含光先生，其論詩直指本原，專以情爲主。嘗作論詩絕句二十首，摘其語意最爲顯豁者，計四首如左。

啼笑從來豈自由。能傳啼笑卽千秋。若將意識生分別。定識渠儂不入流。